



给 孩 童



是爱，是希望，是人间四月天。





你是人间的四月天

——一句爱的赞颂

（诗歌）

林徽因



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；
笑响点亮了四面风；
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。

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，
黄昏吹着风的软，
星子在无意中闪，细雨点洒在花前。

那轻，那娉婷，你是，
鲜妍百花的冠冕你戴着，
你是天真，庄严，你是夜夜的月圆。

雪化后那片鹅黄，你像；
新鲜初放芽的绿，你是；
柔嫩喜悦，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。

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，是燕在梁间呢喃，
——你是爱，是暖，是希望，
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！

（原载一九三四年五月《学文》第一卷第一期）



孩子天使

（诗歌）

【印】泰戈尔 译 / 桑 桑



他们唇枪舌战，大吵大嚷；他们满心的怀疑和失望，不知道如何才能结束他们的辩论。

我的孩子，让你的生命到他们当中去，如一缕不颤的纯洁之光，使他们愉悦地安静下来。

他们的贪婪和嫉妒是残忍的；他们的话，好像暗藏的刀，渴欲饮血。

我的孩子，去吧，去站在他们愤懑的心中，并让你的和善的眼光落在他们的心灵上面，如同那黄昏豁达的安宁，覆盖着日间的骚扰一样。

我的孩子，让他们望着你稚嫩的脸，从而能够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；让他们爱你，因此他们能够学会互爱。

来吧，我的孩子坐在无垠的胸膛上。朝阳出来时，开放而且抬起你的心，像一朵盛开的花；夕阳落下时，低下你的头，静静完成这一天的礼拜。



给我的小鸟儿们

〔散文〕

庐 隐



整整两年了，我不看见你们。

世路太崎岖。然而我相信你们仍是飞翔空中的自由鸟。在我感到生活过分的严重时，我就想躲在你们美丽的羽翼下，求些许时的安息。

唉！亲爱的小鸟儿们——你们最欢喜我这样的称呼，不是吗？当我将要离开你们时，我曾经过虑地猜疑你们，我说：“孩子们，我要多看你们几次，使我的脑膜上深印着你们纯洁的印象，一直到我没有知觉的那一天……”

“先生！你不是说两年后就回来吗？”阿堃诚挚地望着我的脸说。

“不错，我是这样计划着，不过我怕两年后你们已不像现在地对我热烈了。我怕失掉这人间的至宝，所以现在我要深深地藏起来。”

“哦！不会的，先生！我们永远是一只柔驯的小鸟儿，时常围绕着你！”

多可爱，你们那清脆的声音，无邪的眼睛，现在虽然离开了你们整整两年，为了特别的原因，我不能回到你们那里，而关于你们的一切，我不时都能想起。

每逢在下课后，你们牵成一个大圈子，把我围在坎心，你们跳舞、唱歌。有时我急着要走，你们便抢掉我手里的书包，夺走我披着的大衣。阿堃最顽皮，跑出圈子，悄悄走到整容镜前，穿上我的大衣，拿着书包，学着我走路的姿势，一本正经地走过同学们面前，以

致惹得你们大笑，而阿堃的脸上却绷得没有一丝笑纹，这时你们有的笑得俯下身体的叫肚子疼，我却高声地喊：“小鸟儿们不要吵！”

“是的，大姐姐，我们不再吵了，可是大姐姐得告诉我们夜莺诗人的故事！”阿堃娇憨地央求着。而你们也附和着：“大姐姐讲，大姐姐讲。”乱哄地嚷成一片。呵！多可爱的小鸟儿们呀！两年来我不曾听见你们清脆的歌声了，在江南我虽也教着那一群天真的女孩，但是她们太娇婉，太懂世故，使我不能从她们的身上，找出你们的坦白、直爽、无愁无虑，因此我时常热切地怀念你们。

你们所刻在我心幕上的印象太深了，在丰润苹果般的脸上，不只充溢了坦白的顽皮；有时诚挚感动的光波，是盎然于你们的眼里。每当我晌地向你们每个可爱的面孔上看时，你们是那样乖，那样知趣地等待着，自然你们早已摸到我的脾气，每逢这种时候，我总有些严重的话，要敲进你们的心门。唉！亲爱的小鸟儿们，现在想来我真觉得罪过，我自己太脆弱易感，可是我有了什么忧愁和感慨，我不愿在那些老成持重的人们面前申诉，而我只喜欢把赤裸的心弦在你们面前弹。说起来我太自私，因为我把握定这凄音能激起你们深切的共鸣，而我忘记这是使你们受苦的。

那一天我给你们讲国语，正讲到一个爱国童子的故事，那时你们已经够兴奋了，而我还要更使你们兴奋到流泪，我把国内政治的黑暗，揭示给你们听；把险诈的人心在你们面前解剖，立刻我看见你们



春风有时也许可怜孩子们的寂寞吧！在那洒过春雨的土地上，吹出一些青草来——有一种名叫：辣辣棍棍的，那草根有些甜辣的味儿，孩子们常常伏在地上，寻找这种草根，放在口里细细的嚼咀；这可算是春给她们特别的恩惠了！

——陈鹤琴

脸上的笑容淡了；舒展的眉峰慢慢攒聚起来了，你们在地板上擦鞋底毛病，也陡然改了，课堂里那样静悄悄，我呢，庄严地坐在讲坛上，残忍地把你们的灵魂宰割，好像一个屠夫宰割一群小羊般。因此每次在我把你们搅扰后，我不知不觉要红脸，要咽泪。唉！亲爱的孩子们，我虽然对你们如是的仁，而你们还是那样热烈地信任我，爱戴我；有时候你们遇到困难的问题，不去告诉你们亲切的父母，而反过来和我商量，当这种时候，竟使我又欢喜又惭愧。在这个到处弥漫了欺诈的世界上，而你们偏是这样天真、无邪，这怎能叫我不欢喜呢？但是自己仔细一想，像我这样寒伦的灵魂，又有什么修养，究能帮助你们多少？恐怕要辜负了你们的热望，这种罪恶，比我在一切人

群中，所犯的任何罪恶都来得不容轻赦。唉！亲爱的小鸟儿们呀！你们诚意地想从人间学到一切，而你们实是这世界上最高明的先生。你们有世人久已遗失的灵魂，你们有世人所绝无的纯真。你们的器量胸襟，是与万物神灵相融合的。一个乞丐，被人人所鄙视，而你们看他与天上的神祇没有分别；便是一只麻雀也能得你们热烈友情的爱护。你们是伟大的，我一生不崇拜英雄，我只崇拜你们。

但是残忍的时光，转变的流年，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剥蚀你们，层出不穷的人事，将如毒蛇般毁灭你们的灵魂。在你们含着甜净的美脸上，刻了轻微的愁苦之纹，渐渐地你们便失去了纯真，被快乐的神祇所摒弃。唉！亲爱的小鸟儿们！你们应当怎样抓住你们的青春？你们不愿意永远保持孩子的心吗？但是你们无法禁止太阳的轮子，继续不断地转，也不能留住你们的青春！只有一件事是你们可以办得到的，你们永远不要作一件使内心痛苦的事，努力亲近大自然，选择你们的朋友，于春风带来的鸟声中，于秋雨洒遍田野间。一切的小生物都比久经世故的人类聪明、纯洁。这样你们才能永远保持孩子纯真的心，永远作只自由翔空的鸟儿；并且可用你们大公无私的纯情来拯救沉沦的人类。

亲爱的小鸟儿们，愿秋风带来你们清醇的歌声，更盼雁阵从这里过时，给我留下些你们的消息。

我心弦的繁音，将慢慢地向你们弹；我将告诉你们在这分别的两年中，我所经历的一切。我更想把江南温柔女儿的心音，弹给你

们听。

再谈了，我亲爱的小鸟儿们！愿今夜你们的美羽，飞入我的梦魂！

二

黄昏时你们如一群小天使般飞到我家里。堃和璧每人手里捧着两束鲜花。花束上的凤尾草直拖到地上，堃个子太小，又怕踏了它，因此踮起脚来走着，璧先开口说：“大姐！这是我们送你的纪念品！”

“呵！多谢！我的小鸟儿们！”我说过这话。心里真有些酸楚，回头看你们时，也都眼泪汪汪的注视着我，天真的孩子们！我真有些不该，使你们嫩弱的心灵上，受到离别的创伤！我笑着拉你们到房里。把我预备好了的许多小画片分给你们，并且每人塞了一块糖在嘴里，你们终竟笑了，我才算放了心。

七点多钟，我们分坐三辆汽车，一同来到东车站，堃和璧还不曾忘记那两束花。可怜的小手臂，一定捧得发酸了吧！我叫你们把它们放在箱子上，你们只笑着摇头，直到我的车票买好，上了二等车，你们才恭恭敬敬地把那两束花放在我身旁的小桌上。这时来送行的朋友亲戚竟挤满了一屋子，你们真乖觉，连忙都退出来，只站在车窗前，两眼灼灼地望着我。这使我无心应酬那些亲戚朋友，丢下他们，跑下车来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你们都团团把我围住，可是你们并没多话说。只在你们的神色上，把你们惜别的真情，都深印在我心上了。

不久开车的铃声响了。我和你们握过手，跳上车去，那车已渐渐



她觉得自己变成一只蝴蝶，在那盛开着美丽的花丛中嗡嗡着，有时她觉得自己是一只小鸟，直扑天空，伏在柔软的白云间睡着。 By 庐隐

地动起来了。

“给我们写信！”在人声喧闹中，我听见堃这样叫着，我点头，摇动手巾，而你们的影子远了。车子已出了城，我只向着那两束花出神，好像你们都躲在花心里，可是当我采下一朵半开的玫瑰细看时，我的幻想被惊破了。哦！我才知道从此我的眼前找不到你们，要找除非到我的心里去。

不知不觉，车子已到了丰台站，推开窗子，漫天涌着朵朵的乌云，那上弦的残月，偶尔从云隙里向外探头，照着荒漠的平原，显出一种死的寂静。我靠窗子看了半晌，觉得秋夜的风十分锐利，吹

得全身发颤，连忙关上玻璃窗，躲在长椅上休息，正在有些睡意的时候，忽听见一阵细碎的声音，敲在窗上，抬起身子细看了，才知道已经下起雨来，这时车已到天津站了。雨越下越紧，水滴从窗子缝里淌了下来，车厢里满了积水，脚不敢伸下去，只好蜷伏着不动。

在听风听雨的心情中我竟沉沉睡去，天亮时我醒来，知道雨还不曾止，车窗外的天竟墨墨地向下沉，几乎立刻就要被活埋了。唉，亲爱的孩子们！这时我真想回去，同你们在一起唱歌捉迷藏呢！

正在我烦躁极了的时候，忽然车子又停住了。伸头向外看看正是连山车站，我便约了同行的朋友，到饭车去吃些东西。一顿饭吃完了，而车子还没有开走的消息，我们正在猜疑，忽又遇见一个朋友，从头等车那面走来，我们谈起，才知道前面女儿河的桥被大水冲坏了，车子开不过去，据他说也许隔几个钟头便可修好，因此我们只好闷坐着等。可恨雨仍不止，便连到站台上散步都办不到，而且车厢里非常潮湿，一群群的苍蝇像造反般飞旋。同时厕所里一阵阵的臭味，熏得令人作呕，——而最可恼的是你们送我的那些鲜花，也都低垂了头，憔悴地望着我。

夜里八点了，仍然没有开车的消息。雨呢！一阵密一阵稀地下着，全车上的人，都无精打采地在打盹，忽然听见呜呜的汽笛声，跟着从东北开来一辆火车，到站停住，我们以为前面断桥已经修好，都不禁喜形于色，热望开车，哪晓得这时忽跳上几个铁路的路警，和护

车的兵士来，他们满身淋得水鸡似的，一个身材高高，年纪很轻的兵自言自语的地道：“他妈的，差点没干了，好家伙，这群胡子，够玩的，要不仗了水深，他们早追上来了，吓！乒乓开了几十枪！……”

“怎么，没有受伤吗？”一个胖子护车警察接着问。

“还好！没有受伤的，唉，他妈的，我们就没敢开枪，也顾不得要开车的牌子，拨转车头就跑回来了。”那高身材的兵说。

这个没头没脑的消息，多么使人可怕，全车的人，脸上都变了颜色，这二等车上有从北戴河上来的外国女人。她们听说胡子，不知是什么东西，也许她们是想到那戏台上所看见披红胡子的花脸了吗？于是一阵破竹般的笑声，打破了车厢里的沉闷空气。

后来经一个中国女医生，把这胡子的可怕告诉她们，立刻她们耸了一耸肩，皱皱眉头，沉默了！

车上的客人们，全为了这件事，纷纷议论，才知道适才那车辆，是从山海关开来的，车上有几箱现款，被胡子探听到了，所以来抢车，那些胡子都在陈家屯高粱地里埋伏着。只是这时山水大涨，高粱地上水深三尺多，这些胡子都伏在水里，因此走得慢，不然把车子包围了，两下里免不了要开火，那就要苦了车上的客人，所以只好掉头跑回来了。现在这辆车也停在连山站，就是退回去都休想了，因为上一刻绥中县也被大水冲了，因此只好都在连山过夜。连山是个小站，买东西极不方便，饭车上的饭也没有多少了，这些事情都不免使客人们着急。



她觉得自己所坐着的这个地方，就是所谓人间
吧——一切都是冷硬淡漠，而那窗子外的世界
却不一样了。 By 萨晓

夜里车上的电灯都熄了，所有的路警护车兵，都调到站外驻扎去了。满车乌黑，而且窗外狂风虎吼般的吹着，睡也不能入梦，不睡却苦无法消遣，真窘极了。好不容易挨到村外的鸡唱五更，东方有些发白了，心才稍稍安定，——亲爱的小鸟儿们！我想你们看到这里，也正为我担着心呢，不是吗？

我们车上，女客很少，除了几个外国女人外，还有两个年轻的姑娘，一个姓唐的，是比你们稍微大些，可是比你们像是懂事。她是一个温柔沉默的女孩，这次为了哥哥娶嫂嫂，同父亲回奉天参加典礼的。另外的那一个姓李，她是女子大学的学生，这次回家看她的母

亲，并且曾打电报给家里，派人来接，因此她最焦急，——怕她倚间盼望的母亲担心，她一直愁容满面地呆坐着，亲爱的孩子们！我同那两个年轻的姑娘，在连山站的站台上，散着步时，我是深切地想到你们，假如在这苦闷的旅途里，有了你们的笑声歌声，我一定要快乐得多！而现在呢，我也是苦恼地皱着眉头。

中午到了，太阳偶尔从云缝里透出光来，我的朋友铁君，他忽走来说道：“恐怕这车一时开不成，吃饭睡觉都不方便”，约我们到离这里不远的高桥镇去，那里他有一个朋友，在师范学校做教务主任。真的，这车上太闷人，所以我就决定去了。

到了高桥镇，小小的几间破烂瓦房，原来就是车站的办公室了。走过一条肮脏的小泥路，忽见面前河水涟漪；除变成有羽翼的小天使，是没法过去的。后来一个乡下人，赶着一辆骡车来了，骡车你们大约都没有看见过吧！用木头做成轿子形成的一个车厢，下面装上两个轮子，用一头骡子拖着走，这种车子，是从前清朝的时候，王公大人常坐的。可是太不舒服了，不但脚伸不直，而且时时要挨暴栗，——因为车子四周围都是硬木头做成的，车轮也是木头的，走在那坑陷不平的道路上，一颠一簸的，使坐在车里的人，一不小心，头上就碰起几个疙瘩来。

那个赶车的乡下人对我们说：“坐我的车子过去吧！”

“你拖我们到师范学校要多少钱？”我的朋友们问。



窗外蔚蓝如碧海似的青天，和淡金色的阳光。
还有夹着桂花香的阵风，都含了极强烈的，挑
拨人类心弦的力量。 By 史铁生

“一块半钱吧！”车夫说。

“怎么那么贵？”我们说。

“先生！你不知道这路多难走呢，这样吧，干脆你给一块钱好咧！”

“好，可是你要拖得稳！”

我们把东西先放到车上，然后我坐在车厢最里面，那两个朋友一个坐在外面，一个坐在右车沿上，赶车的坐在左车沿，他一声“吁，得，”骡子开始前进了。走不到几步，那积水越发深了，骡子的四条腿都淹没在水里，车厢歪在一边，我的心吓得怦怦跳，如果稍稍再歪